

玛雅之行

我认识天功乐天大师有一段特殊的因缘。我有一个旅居美国的妹妹叫吕文淑，她无论在学业还是在事业上都取得较高的成就。她从事国际商务，常介绍、组织美国财团访华，在中、美电视、报刊均有她的身影。我家人为此而倍感自豪。



乐天大师与吕文淑博士以及墨西哥考古学家鲁鲁在太阳金字塔前

98年10月份她来电，说膀胱有一个五厘米大的肿瘤，周围的空腔淋巴肿大，大量出血。初步诊断是一种发炎性恶性肿瘤，是世界医疗史上第十四个案例，周围空腔大面积模糊待查明。当她听了医生叙述后，向来自信又自强的她不敢相信这一事实，但她仍坚强地告诉医生说：“我还年轻。我们中国有气功、鳖鱼汤，我一定会把病治好！”医生允许她用任何方法，都可自己试试。言下之意对她的病情不抱太大的希望。因为特别是美国医院，从职业责任角度来讲，在不到放弃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病人自己使用其他治疗方法。当我家人及亲戚获知此事，大家都心情沉重，只求佛神保佑。人到阳性世界无助时，自然求助阴性世界。我姑姑给她算个命，算命先生说她命不该绝，虽然病个半死，仍有贵人相助等等。我们只能是将信将疑。

过了几天，她又来电说她身体好了很多。从电话里传出的声音响亮有力，不象上次那样细弱。

因有一位朋友也是天功弟子，介绍一位气功大师，叫陈乐天，他悟创天功。

一天下午，那位朋友和乐天大师来到病房，以祥和的聊天形式介绍天功，叙述人生哲理，大约两个多小时。大师的堂堂仪表和精采的陈述，让在场的许多朋友、同学为之折服。特别是插在我妹妹小腹上的那袋透明塑料袋里的血尿，慢慢由红转清，直至不再尿血。这一事实让在场这些脑袋装满科学唯物论的硕士、博士们为之震惊。第二天血压由原来的60到90多升为70到118正常人的血压。我当时听到“气功大师”这几个字，心里一亮：啊！有救了。这不就是遇到贵人吗。

我和我妻子于11月初顺利获得签证到达美国探望我妹妹。她已出院回家休息，看上去象没病一样。她指着墙上的肖像挂历说：“这就是乐天大师。”我一看果然相貌不凡，与我想象中的样子相同。我也是气功爱好者，对于气功界的情况略知一些。有许多未见过气功大师的人，往往以为气功大师长得老气横秋，怪模怪样，与武打小说中的人物联系起来。文淑也是如此。我告诉她许多气功大师均一表人才，说明气功修炼不但能美容，还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



乐天大师在奇琴伊察的库库尔康

金字塔前练天腿功

过了几天，正逢美国的感恩节。文淑为感谢大师及朋友在她住医院期间给予的帮助，特在家里举行家宴以示致谢。那天来了30多位朋友，大师当场解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我正好坐在大师身旁，当时我觉得脊椎骨有一股热流在跳动，也许是大师的言语带有相当的能量之效应。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结识一位气功大师。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天功。大师得知我刚从大陆来没有经济能力，免费让我参加天功各种功法的学习。大师这种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让我深感敬佩。我妹妹也因修炼天功，身体逐步恢复。为感谢大师，我们决定陪大师去墨西哥考察玛雅文化遗址，当然是有许多因缘。

重返古玛雅

去墨西哥考察玛雅文化是大师在气功领域探索中的一件大事，几年来，大师足迹遍及欧美，偏偏没去墨西哥，这大概是有何因缘吧。98年底机缘来了，大师一个同学的友人王先生想在墨西哥办一个东方文化学院，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同时把墨西哥文化介绍到中国，特请大师前往指教。因为墨西哥文化有许多方面能与中国文化相通，那里大部分人相信气功，风水等。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印第安人是由中国、日本传过去的。大师在教功的课程中，谈及玛雅文化、玛雅人的预言及十三个水晶头骨的发现和神奇事件。他认为印第安人的一支有可能是三千年前殷商人在亡国以后远迁美洲的中国难民，他们沿着白令海峡或别的什么渠道进入美洲大陆，并在美洲发展壮大。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当地印第安语言中有许多是中文发音，直保留至今。如墨西哥旅游城市玛梅里达，有一条街叫“XUL”即中文“许”的拼音，因我家与许姓有关，所以出于好奇，我妹妹向街边小店的一个中年男子问这条街名的来历，他的英语讲得不好，有口音，他告诉我们，他是玛雅人的后裔，他们古代有一个玛雅人的国王姓“XU”即中文“许”，发音均相同），这条街就是用他的姓名命名。他们相传着祖先是来自东亚的。大师开玩笑说“吕文淑是玛雅公主旧地重游”。

印第安人与中国人一样都是象形文，近代西班牙入侵，实行殖民统治，才慢慢转为西班牙语系，故书写用XU字母，发音在许多地方仍沿用原音，如姓名、地址及当地人的一些用品名称。

这次旅程幸好大师的这位友人认识墨西哥世界人类学考古学家沙布罗·舒基亚马和他的学生考古学硕士鲁鲁，他们带我们去参观自然方便。有一些遗址及金字塔还在挖掘中，还没对外开放，因我们是他们考古学权威的宾客，自然另当别论。遗址的考古学家们认真仔细给我们讲解各类文物，把刚出土的陶器、石雕给我们看，我们有幸第一次摸到几千年前的老古董。他们师生偶尔也有争议，但一看俨然是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他们工作非常辛苦，荒郊野岭，风吹日晒，用小铲一点一点地挖，筛子慢慢筛，小毛刷轻轻地扫。参观后我们请那位现场的专家吃饭，他谢绝说“我当领导的不能离开现场工人，因考古工作又辛苦，工资又不高，所以要以身作则。”他谢谢我们的好意，能和我们共同分享他的成果，他非常的高兴。这专家的话令人钦佩。反观自己，惭愧啊！

上面说的是第一个因缘（大师友人，人类学考古学家）。现在回过头来，说说第二个因缘，那是我妹妹吕文淑。因学了天功，身体逐步好转。但时常小腹抽痛和腰痛、疲倦。但比刚住院时那要好得多。文淑告诉我陪大师去墨西哥旅游修炼，一者，用玛雅能量来攻癌细胞，二者让我和我妻子到外面走走，开开眼界。我妻认为“文淑身体还很虚弱，不宜远行”。我想有大师在问题不大，我向来坚信天功的作用。就这样于98年12月29日坐飞机前往墨西哥。傍晚时到达。王先生事先把我们安排在离他工作处不远的一家宾馆。这一天的旅途劳顿，文淑精神不错。我妻子坐飞机，觉得头很晕。

第二天，我们开始按计划进行。王先生的太太及两位考古学家陪我们考察墨西哥城区的几处玛雅人遗址及金字塔。如前面所说这两位考古学家及其学生给予的便利，使我们获得了第一手资料。玛雅人崇拜外星人，特别是金星人。他们认为地球上的人类与外星人有关，地球有过五届文明，十三个水晶头骨神奇的故事，有各种奇奇怪怪的祭祀仪式和准确的天文历法及金字塔。有些理论与大师的天功理论相吻合。大师有时与考古学家们讨论问题，有时用“天语”让文淑用天眼测试遗址。我和我妻负责摄像和摄影。



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乐天大师与吕文淑及其兄嫂吕文龙(本文作者)夫妇在一起。

在重返古玛雅前，德国的天功辅导员来电话预测文淑的病要由月亮女神来治疗就会好。但她去了太阳金字塔后不肯去月亮金字塔，后来有一个穿盔甲的天神把她推向月亮塔。这个预测大师事先知道，但没有告诉我们。这次墨西哥修炼和考察，大师每天都与各国学员保持联系。事后才把一些情况告诉我们。

12月30日，考古学家带我们去参观墨西哥首都附近的特奥特瓦康最大最完整的两座金字塔，一个是太阳金字塔，一个是月亮金字塔，两座塔相距四、五百米，其间有一条大道叫“死亡大道”，按玛雅人的说法，人的死亡，不是死亡而是升华。大道两侧是许多壮观的神殿遗址，整个金字塔及神殿基本是三、四十公分或更小的石块和类似于水泥的东西砌成，非常坚固。目前考古学家和科学家还不能解释玛雅人在1800年前是如何制造出这种水泥。听了考古学家的介绍，无不赞叹玛雅人的神奇。太阳金字塔在这片遗址的人口处。大师和文淑就从这个金字塔开始进行测试。大师讲“天语”，文淑说她看到太阳金字塔中心有个巨大的女性生殖器，接着是一个亮点，周围放射旋转光芒，向中心旋转进去。大师说：“这说明了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理论，旋转的亮点是时空隧道。”接下来我们开始登太阳金字塔，大师问文淑是否有信心，文淑坚

定回答“有！”就这样开始攀登金字塔。从12月25日圣诞节到元旦是墨西哥人的新年放假时节，所以来登金字塔的人很多。太阳金字塔又高又大，外形完整，看来被风雨侵蚀较少，笔直的石阶，贴着金字塔的表面，由塔底到塔顶，象一架天梯。要想爬上去确实不容易；我和大师、文淑三人登上塔顶，塔顶并非尖形，而是圆弧见方约有20平方米，可站立20来人。许多人或站着双手向天，面向太阳，或双手合十，或盘腿打坐，或做炼气功姿势。墨西哥大部分人相信金字塔的能量，认为能给他们的人生带来好运，身体带来健康，站在塔顶举目环视，山川城邑尽收眼底，顿觉神清气爽，难以言语。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这笔陡的石阶，上塔要有力气，下塔要有勇气。大师很快到达塔底并向月亮金字塔走去，我和文淑慢些到塔底。我问她感觉如何，她说“还行，只是不想去登月亮金字塔。”我婉转地说：“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行那就不去了。如果觉得还可以就得去。”

我们把中午饭和晚饭并着一块吃。晚餐时考古学家介绍印第安人的前期玛雅文明和后期的阿斯特克文化，他年轻时曾参加亚洲考古队，对中国古文明非常钦佩，一度试图学习中文，后因中文太难，改学日文，因为日文和中文相似。他曾经在日本住过一段时间，相信东方神秘学和气功。大师和文淑在前两天对考古学家的预测图像是许多日本纸灯和一些日本北海道风景。当时文淑觉得很奇怪，今天证实了这个信息的原由。晚上回旅馆后我问文淑：“身体如何，在月亮金字塔有什么感受？”她说：“很好，这两天虽然走了好几个地方，但一点也不累，腰和小腹也都不痛，真邪门。我看到月亮金字塔中有一扇黑色大门，门边跪着一个象古代公主的女人，不知是说明什么。”当考古学家得知文淑的天目中的发现时，大感惊奇。自古以来从没人知道月亮金字塔中有陵墓。而三个月前发现塔中有一女人陵墓，可这项考古发现甚为保密，并未向外界公布。文淑天目中所见的古代公主是否就是墓中的女人呢？

按计划，我们将于99年元旦后五天里由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梅里达到东海岸的坎昆。两位考古学家和王先生不能与我们同行，为了便利我们换到五星级的假日酒店，那里有大量的英文旅游资料，服务员素质高，都会说英语。31日晚我们到墨西哥广场，参加墨西哥人的除夕之夜，虽然是个喜庆之夜，但沿街荷枪实弹的警察特多，因为这里是世界上有名的治安差城市。大师说“这里阴性好，阳性差。”元旦凌晨我们坐飞机到旅游城市梅里达。这里的气候温暖清心，民风纯朴，市容干净有序。

我们租了一辆小汽车。我和我妻子及大师都不懂英语，又不会开车，所以这次旅行全由文淑一人包了，我只是坐在前座帮忙翻地图。就这样我们参观了墨西哥南部的几个玛雅人、阿斯特克人文明高度发达时期的遗址，这里主要有各种精雕细刻的神殿和金字塔，金字塔不算大，但塔身很陡，塔顶上都有一座神殿。若对金字塔拍掌能听到蛙鸣的回声。印第安人崇拜男性生殖器，目前已发现大大小小数千个男性生殖器石雕。有一个直径约一米的男性生殖器石柱斜插在地上，露地部分约3米。大师说：“这是代表天阳和地阴的结合，玛雅人认为地球人是从宇宙人那里来的。”玛雅人还流行“人祭”这一残忍的有违天道的祭祀方式，这一做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况且玛雅文明奇迹般突然消失，是否与此有关？阿斯特克人部落也有一个传说，说天上会派一只船，船上插着雄鹰抓蛇立于仙人掌上的旗帜，船上的人是来管理他们的。约十七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几十人乘船到美洲掠夺时，正好也是插着这样一面旗，就这样不费一枪一炮，接收了整个阿斯特克帝国。直至本世纪墨西哥独立。现在他们的国旗、国徽都有这个图案。大师说：“这是天意安排。”

元月2日晚，大师为我兄妹俩开天目。第二天一早，我们驾车向东北部的其其尼察小城镇出发。大师在后坐给我们讲解天功理论，突然，文淑说：“哎呀！这不是我昨晚看到的图像吗。”我一看前方的路，象一条带子向我们作波浪形运动。我们的车子在这条起伏的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我妻子晕车得很利害，大师在边上关心地鼓励她几句。我们到达了其其尼察参观几个大型玛雅后期聚居点和螺壳形的天文台。在最后的遗址上我看到了我昨晚看到的孔雀图案浮雕一模一样。我告诉他们，大师说：“你们俩要把今天的事好好总结一下，体会体会。”事后有天友说我天眼已开，我不敢想。因为我想开天眼应是能象平常那样看东西清楚，没有障碍，至少也要象X光中。之所以能有这一图像也是大师点化起的瞬间作用，难保永久性和准确率。禅宗讲杂念、烦恼太多，自性本具足的五眼、六通显不出来，两眼一闭如黑漆桶，那是“无明”。固关于天眼的标准，还待有识之士共同参究。大师常讲“修炼天功，治病强身，开智增慧，开发人体特异功能，主要靠自己体悟，我是起转播台的作用，在关键性的地方帮你们调整一下，把无序的信息清理出来，确定有序的信息。”所以我认为对天眼的态度，象大师所说的那样“只求耕耘，不问收获。”

1月4日，我们在坎昆逗留一天，这是一个世界著名的度假城市。那里是热带海洋气候，空气清爽，美丽的海滩使我们流连忘返。我妻子因而精神好多了。5日我们回到梅里达，把租来的小车还了。中午坐飞机飞往墨西哥城。这几天文淑开车，由梅里达往南，再由南向东北海岸，再回西部，把整个墨西哥国家东南西北转个大圈，又要联系宾馆又翻译，又买吃的、喝的、用的。她身体既不痛也不累，真是奇迹。5日下午我们到达墨西哥城，文淑说：“我电话预定的还是先前王先生给我们订的那家宾馆。”当时大师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假日酒店比较干净，宽敞方便。”文淑说“我的总裁金片（即优惠片）已用完，如住回假日酒店，住宿费增加一倍，再者距离王先生太远，找他不方便，反正就住一夜。”大师说：“那就这样吧。”我本想支持大师住假日酒店，后听他们一说，话到嘴边就收回去了。（后来发生被盗事件正是这个转念头后产生的因）我们住进宾馆后，王先生打电话来说，他今晚工作太忙，不能来陪大师，明早考古学

家鲁鲁把玛雅人画的金星人图片送过来，然后他妻子陪我们去参观人类学博物馆。

6日上午7点，鲁鲁送来金星人图片。文淑先和大师下楼结账，会见鲁鲁。我和我妻子在房间收拾我们的行李后，下楼到总台时，文淑告诉我，她的钱包被偷了。当时她正一边结账一边忙着为鲁鲁和大师之间作翻译，钱包和背包放在柜台上他们三人之间的地方。柜台内有两个女服务员，还有一对老夫妇在结账。大厅里并无其他人，钱包位在服务员的视线内。据说后来外面来了个年轻人问房价就走了。这显然是两个女服务员，或是和那外来的年轻人勾结干的。钱包里没有多少钱，但有好几张信用卡和驾驶证。因在美国许多信用卡是国际通用，在许多商场刷卡购物，取现金无需密码，只要模仿卡背上的签名即可。驾驶证是身份证，上有社保号，也可凭此申请各类银行预先支付信用卡。所以文淑着急直嚷嚷。看那两服务员和门卫无动于衷的样子，真让人气愤。

后来经理提前上班处理这事。经理是美国人，所以与文淑能沟通起来，他对发生此事表示遗憾和同情，后又拿了150美元和几百比索，作为安慰补偿。此时大师在柜台与德国具有神通的天友用电话在测此盗窃案，大师要作记录，柜台上的笔坏了写不出来，大师叫我给找支笔。我把笔送过去，偶然看到了大师记录的天测内容是“七张卡，6张票面，黑色，比通常钱包大一倍……”我明白了这是德国天友对这件事的天眼测定。后来听大师讲内容与钱包失窃情况基本相符。

到墨西哥城头一天，大师就提醒我们提防失窃，后又多次提醒我们要注意，但文淑很自信。因为她每年都在国际上出入好几回，从来不出事，今天在临回美国前第一次栽了跟斗，很后悔没听大师的事先警告。旁观者要问气功大师不是神通广大吗？为何不能阻止此事的发生呢？

现我举一中国气功修炼者的一篇案例与大家共同参究：有一中年男子（他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修炼气功很有心得。一日，他要去外地出差，行前用请师法，请气功大师保佑他一路平安，工作顺利。然而到了要上客车前发现钱包被偷，车票在包里。车子到点开走了，他垂头丧气回家，心想这大师怎么不灵，没保佑我。晚上电视里报导他原要坐的那辆客车滚下山崖，旅客全部遇难。他庆幸自己因祸得福，这难道不是大师保佑吗？看了这个例子，使我想起佛家一句话“佛、菩萨亦不能违背因果，唯通过修行，可重罪轻受。”故我安慰文淑：“不要想太多，当着布施给小偷，只要你身体好起来就行了，如果把那些钱拿来买药吃不是更痛苦。”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有其事，必有其理，从正面可以说一事物，难道就不能从侧面或其他角度看问题？后来我略算一下丢失的钱，正好够假日酒店的花费。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天功显奇效

自1月6日晚回到美国后，一个多月来，文淑身体状况一直保持良好的。我平常无事时陪她一起练功。2月份文淑去旧金山医院检查，结果肿瘤由原来的5厘米缩小为1.5厘米。医生都不敢相信会有如此好的结果。他们认为现在是成了低级的癌细胞，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文淑问：“能否立刻切除？”医生建议等一段时间，如能让它再缩小，手术起来更安全。

我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朋友及天友，他们都替文淑欢喜，称赞天功之神奇。更可喜的是3月5日把又缩小的肿瘤割除后，过了一星期医生来电话说，对切下来的肿瘤进行化验，结果这块东西连肿瘤的成分都没有，他们非常吃惊，无法说明这是什么回事。当然这是修炼天功的结果。这一例子证实了气功科学实验报告中提出“气功大师因气功手段能改变物质的分子结构或化学成分，使原有物质转变成其他新的物质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天功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美国天友陈红乳腺癌转移到脊椎，痛得她圈成一团，背拱得象虾米，脸色灰黄，生命垂危，经大师风水调理和自己修炼天功，现在如健康人一样。还有一叫杰森的美国男童大拇指粉碎性骨折，在医院无方的情况下，经大师三十分钟“天语”治疗，复原如初。到医院检查医生惊呆了，觉得不可思议。又如心理医生玛丽，多年的脊椎疼痛严重，每天靠打麻醉针，吃大量止痛药过日子，经练天功，疼痛彻底消失。再如，2月21日我和文淑及其他五位天友陪同大师前往旧金山大学接受电视采访。我们在大学城里工作餐部要买几杯咖啡，两个服务小姐听说我们是大学城里同事请来的就免费供应。供应员介绍说“这位是天功气功大师。”其中一位小姐听了介绍说：“我已经三个多月不能下蹲，一蹲就痛，到医院去看医生也找不出什么原因。大师能否给看看。”天友在旁翻译，我虽听不懂但看她那神情象是抱着试探的口气。大师说：“行，不过我说什么，你就照做行吗？”那小姐点头走出柜台，大师在她背后拍两下说：“下蹲。”她缓慢下蹲，看样子还是有点疑惑。“起”，“蹲”，“起”，“蹲”，“起”。那小姐真的就好了。她感谢大师，和她一起工作的小姐看呆了。更神奇的是一位老天友吴民，练天功三年多，辟谷三年多，平常就喝一点水，生活、工作正常。

以上是略举一些例子。若问气功是否也有不“灵”的时候，当然有。如有一次在上神力功班的时候，班上就有一位学员神力功试验不成功，这当然是有因缘的。所以大师常讲：“对气功要相信，相信其科学性，不要迷信，要深入研究，总结原因，排除干扰，确定信息。”再如我妻子不大相信气功，这次重返古玛雅

一路晕车、晕飞机，大师坐在她身边只是时不时关心问她“觉得好些吗？”并没有“天语”发气之类的动作。后来总结一下，我回想大师常在课堂上说的这样一段话：“我是转播台，你们好比电视机，如果我这里有好的节目要转播给你们，你们电视机不打开，自然收不到。如果开了，不对准频道仍然收不到，对准频道了，微调没调好就不清晰。气功的效果好坏也是这样”。

一枝独秀

天功以调动宇宙智慧能量，使每个修炼者在达到一定的层次时，能根据修炼者自身不同情况，进行修炼，会使修炼者的能量级呈跳跃式发展。众所周知，世界上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人，自然就要有不同的方法对治。天功功理恰好适应这一人体科学性，所以在中国气功界独树一帜。往往在修炼其他功法时，难以进展的情况下，改修天功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有许多修炼者均有这一体会。固有“奇门怪招”之称。我来美之后对天功又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乐天大师以“天人合一”的宏观理念，在气功领域无为耕耘，着眼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发展前景，有许多境界非常人所能及。

天缘